

疏婉一家三口一直住在筒子樓里。女兒紫茵上中學了,才在帶廚房的宿舍樓里分到一套底樓的住房。這棟樓房後面是一片凹下去的三合土坑,危險而單調。鄰居老郭建議:“我們去搬些泥土來,填平屋後的陷坑,你們覺得怎樣?”都說這主意不錯,便一起動手填平了坑。

可大家工作都很忙,哪有心思去裝扮那片薄土,任由稀稀落落的雜草在泥地上隨意生長。

一天,疏婉在回家時看到路邊躺着一段短短的玫瑰花枝,她愛花,便拾起來帶回家。女兒等不及,拉着爸爸的手,說:“爸,我們趕快去種下它吧!三個人便開始迫不及待地干起來。

丈夫在屋後松了松土,挖出一個坑。女兒紫茵小心翼翼地這支柔弱、有幾片綠葉的小枝插在坑里,再用土培好。疏婉澆上水。做完,他們拍拍手上的泥,笑了,心里燃起了希望。誰知就這麼一插,女兒不澆澆水,它便活了過來。有房子陰影的遮擋,夏天不被火辣辣的太陽西曬,玫瑰長得很快,第二年就開花了。綠葉托出粉紅色的花朵,花顏嫵媚,略帶嬌羞,香味也清淡,這足以讓疏婉全家高興得不得了。丈夫把雙手擡在女兒和妻子的肩上看着玫瑰,全家心里都美滋滋的。

花開了,雖然它只在春天開一次花,但花謝

之後,茂盛的綠葉點綴着屋後的單調,給全樓的人帶來不少欣喜。他們一家每天進進出出,都少不了用它打招呼;疏婉有什麼不可為外人道的心事,也蹲在它面前小聲傾訴。玫瑰好像懂得似的,輕搖枝葉用它的綠意告訴她:有我呢,不用煩惱。

疏婉白天忙工作,回家做家務,沒空特別細心地去照顧它,除了澆水,幾乎是由它自生自滅。它似乎也知悉全家忙、壓力大,一點不讓人操心,長得精神神神的。每年春天來臨,滿枝頭的花兒便成了他家屋後的一景,引來同樓的同事觀看和稱讚。儘管春寒料峭,粉紅色的玫瑰卻一年比一年開得繁茂,一年比一年燦爛,一陣風過,玫瑰歡悅帶潤,隨風搖曳生姿,向喜歡他的人點頭招呼。真可謂:“枝枝見人搖,淺笑彎腰,艷花輕擺熱情邀;俯仰西東皆嫵媚,共度春潮。大家享受



草木有情

(微型小說)

李涵芳(澳大利亞)

一年一度的美色,不願採下一支,怕它疼啊!

紫茵考大學那年,玫瑰照常怒放。疏婉習慣了它的習慣,花開時享受它的美麗,花謝後欣賞它的翠綠;也不免要向它說說心里的期盼和焦慮,女兒也少不了澆水。高考前一天,紫茵從屋後興奮地跑進家,一跳老高,她拉着爸媽說:“快,我們去後面看看,玫瑰又打了三朵花苞啦!”

啊,太奇怪了,今年玫瑰竟然要開二度。它想告訴他們什麼?那時,高考的錄取率不高,全家都緊張,希望玫瑰花快點開放帶來好運。而花卻毫不在乎地悠悠然生長着,直到花苞長得很大,花瓣卻仍然裹得緊緊的,沒有打開的跡象。高考分數就要下來的時候,那花瓣開始鬆動、有開的意思了,但還是遲遲不放。一天晚飯時鄰居在外面大聲喊:“高考分數下來了!”全家每個人的

第一沖動便是飛奔出後門看花。哇!玫瑰中午還是老樣子,現在居然朵朵盛開,嫩嫩的粉紅正朝着大家張開笑臉,疏婉立即明白女兒考上了。她情不自禁地對玫瑰說:謝謝你啊,玫瑰,你用獨特的方式,和我們一起分享喜悅。

這年後,玫瑰又恢復原狀,一年一次,年年盛開。兩年過去,疏婉的母親來看她們,卻生了病。說來也怪,玫瑰居然開始枯萎,它不再是綠油油的;綠葉開始變黃,缺少了精神。丈夫每天忙着為媽媽的病延醫治療,疏婉每天也必不可少地抽時間去照顧玫瑰。潛意識里把希望寄託在玫瑰身上,想着,只要玫瑰再露生機,媽媽的病一定會好。後來,他們把媽媽送回老家治療,可最後媽媽還是離開他們走了。從老家回來,三個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玫瑰。啊,玫瑰沒有了,它也丟下家人走了!這些年,玫瑰總是春來屋後爛漫撩,魂醉香嬌;現在,卻冬寒枝葉瘦容憔悴,悵悵殘紅情更切,遇難同凋。

望着玫瑰枯死的殘枝,個個淚如泉涌;不由自主大喊:草木有情,草木真的有情啊!

現在,在墨爾本這花的世界里,一年四季看不盡的姹紫嫣紅,享不盡的閑適安寧,疏婉一家在前院種了好多玫瑰,並精心伺候它們,盡情延續着和玫瑰的情緣。

一場告別

(微型小說)

雅蘭(德國)

思來想去,如一打算就在最近幾天,去見一下她。要是明天沒有時間,那就在後天,反正是越快越好。與她之間,必須做個了斷。

不能再這樣下去瞭,如一對自己說。見到她,如一最想做的是,讓她先拿出那幅畫。

那是一幅巨佛,之所以送給她,是因為她的床頭,有一張小木桌,上面有一尊錦藍色的香爐。只要進入她的房間,都能聞到一股瀟灑的禪香味。

既然她信佛,如一就想着,抽空到甸池的極樂寺去。主持的書畫,很有功底。度着誠心,求得巨佛,應該能如願。

打開卷起的巨佛,她很驚喜。而現在,如一要收回巨佛。

帶上一把小剪刀,當着她的面,三下五除二,用鋒利的刀刀,將巨佛,剪割得支離破碎。

如一剪過之後,跟她說,你想要的,就是這樣。

他離世不到一個月,她就讓如一,把她曾經穿過的羽絨衫,拿走。如一說,那是為你們買的,一人一件。

幾年前,如一也為她,買了一雙布鞋。

送去,如一蹲在她的面前,親手為她穿上。時隔不久,她跟如一說,布鞋不合腳,讓如一拿回去。那時,如一只是單純地認為,那雙布鞋,真的是不合她的腳。

如一拿回了鞋,放在自己住處的書櫃下面。如一看見淺橙色的綉花布鞋,心里都會想,是給她買的。每次想,如一心里,都會滋生絲縷暖流。

兩年前的冬天,遭遇極寒。既然布鞋不能穿,那就為她買一雙保暖鞋。

如一打着傘,頂着風雪,去專賣店,買了一雙暗花棗紅的保暖鞋。如一想,她的腳,不會再受凍了。半月有餘,她對如一說,穿保暖鞋,走起路來,不舒服。如一擔心,萬一,她踏到,絆倒,跌倒了,都是不好。拿走,就心安了。

那件呢子大衣,她又說,有點小了。她打如一的手機,讓如一去拿。

如一說,不用拿。穿不上身,坐在沙發上,可以蓋腿。但她,仍然讓如一去拿。

她的堅持,連同她的語氣,在十二月的空氣中,讓如一的神經,凌冽,清亮。

瞬間,如一有了明白。原來,她的心里,一直都在拒絕如一。這讓如一,泛泛痛楚。

回想過往,如一的心頭,冒着莫名的怒火。以其被表象掩藏着,不如就撕破了它。如一,在剪碎巨

佛後,再把心里滴出的血,一點一點的講給她聽。

如一在講的時候,不用顧及她的感受。講完,轉身離開。

又或者,如一不用帶剪刀,只把巨佛帶走。在走之前,心平氣和地跟她說一些話。就說,那些為她買的衣服,她不要,沒關係。那是如一片心,只要心意盡到,就行了。如果她不想看見,直接扔掉。

如一說完這些,會擁抱她。臨走時,也會讓她多保重身體。

這兩種可能性,在幾個失眠之夜,不時交替地浮現在如一的腦海。白天,有工作要做,當月的計劃,還沒完成。市場難做,同行的競爭,較為激烈。

還有更重要的事情,在等着如一。幾天的忙碌,似乎淡化了憂戚。待如一有了清閑,靜了心,不由得還是想起了她。

縱然是受了傷,且是她的言行,逐次地在瓦解僅存的親情。但又想到,她是一個母親,母體為大。大道天成。

天為一。一為道。道為萬物本源,即為無。無,就是沒有。就是放下。消失。

想到這里,如一決定,不去見她了。自此,她是她。

如一是如一。

志願者

劉居上(澳門)

疫情稍緩。

赴G市辦事前,我給家住那里的表哥發了微信。表哥回話,他太太外出旅遊,家里沒人,但仍建議我住到他家。他家距市中心近,辦事方便,鑰匙就藏在門前的小地毯下。

到G市後直奔他家,卻被管理大廈的老伯攔住:“房東夫婦沒留下話,你不能進去。”

我只好讓他看我手機里的聊天,還讓他登記我的身份證和手機號碼。

稍事休息,發現情況不妙。原來,就在我進入大廈後不久,醫務人員便把大廈封堵了。據說,那是因為有人核酸驗出陽性,因而必須對大廈實行封閉管理。懊惱之餘,卻見門縫塞進一張紙條:“知道你剛從外地來,有什麼需要的可以找我。”其後附手機號碼,署名“志願者”。

我沒好氣地發去微信:“我需要晚飯!”

半小時後,熱騰騰的飯盒送來了。很可口,價錢也公道,我心甘情願地用“紅包”付了款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過去。每次收到飯盒,都會附送一句祝福的話,字迹端正、秀麗,顯然出自女孩子的手,讀得人心暖的。

抗日勳章,與心愛的黃銅軍號偷偷回了湖北通城,回了家。

解放後,鄧通生務農為生。後來被查出來當過國民黨兵,差點逮捕吃官司。幸好那枚抗日勳章救了他,當時的公安局長見了那枚抗日勳章後,就去請示了縣委書記,書記考慮再三,一錘定音:監督勞動,不許亂說亂動!但那枚抗日勳章與軍號必須交出來。鄧通生雖然捨不得,還是很不情願地交了。

後來,一有運動,鄧通生就被揪出來成活靶子,罪名是國民黨兵痞!國民黨孝子賢孫!……

改革開放後,政治逐漸清明,鄧通生多少看到了點希望。

隨着年歲上去,背脊里的那顆子彈讓他受了大罪,一到颶風下雨天,就又酸又疼。鄧通生去了縣殘聯,說:我是抗戰老兵,現獨居,無業,生活無着落。抗戰受了傷,子彈還在背脊里呢,能否領個證,好擺個攤,自謀出路。最好能免費安排去檢查一

綉彩

(微型小說)

郭燕(澳大利亞)

赤腳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。天空中烏雲翻涌,似乎一場暴雨要來了。蓮瑩加快了步子,沿着青石板快速走着,穿過青醬色的的墻垣,她來到衣綉坊,來取三姨太定制的秀袍,夥計阿東認得蓮瑩,他謹慎地包裹好衣服,師傅也再三叮囑蓮瑩別淋濕了,因為細密的雨點已經開始飄灑。

蓮瑩小心翼翼地撐起油紙傘,將布包摟緊在懷中,作為一個傭人,對三姨太的細軟物件是十分愛護的,而三姨太也是對蓮瑩反復叮囑,要把旗袍和長衫趕緊拿回來。

其實三姨太茗文,也不比蓮瑩大多少,作為鎮子上的客棧老闆,老爺娶進三姨太后就十分寵愛她,可是茗文似乎沒有太多的愉悅,她總是表情淡雅,看不出太多悲喜憂傷,蓮瑩只知道茗文是讀過書的女子,這位知書達理的少奶奶比大姨太和二姨太溫和多了,或者

這天,送來的不止飯菜,還有小蛋糕,再加上張手繪的生日卡,上面寫着“祝您生日快樂!”

心一熱,隨之而來的卻是困惑。竟然知道我的生日,她到底是什麼人?想象中,我曾作過上百次的假設,但又一一自我否定了。

掐着指頭數,好容易熬到第十五天。清晨,手機鈴聲大作,“志願者”給我打來電話,祝賀我完成隔離,可以自由活動了。

我愣住。電話那頭的聲音蒼老而帶點磁性,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種語聲清脆有如小鳥的女孩子。

忽而感到聲音有點耳熟,啊,他不就是那天把我攔住的老伯嗎!我驚奇問道:“那些紙條都是你寫的?”

“我的小孫女寫的。沒煩着你吧?”電話另一頭傳來一陣爽朗的笑聲。

剛出電梯,老遠地就見到老伯和小女孩在咕噓,那女孩,大約十三四歲吧,這下子,心中所有的疑團全解開了。

很想向他兩當面道謝。疫症期間,像他倆那樣的熱心人很多很多,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:“志願者”。

下背脊的子彈。

殘聯的頭回答得很乾脆:“你應該去台灣問國民黨要殘疾證,要補貼”。

鄧通生無話可說,認命了,不再去找有關方面。他開始了撿垃圾撿塑料瓶為生。

不知為什麼,隨着年齡的老去,他越發想念當年的抗日犧牲的戰友,他有生之年最大的願望,就是去上海四行倉庫,去祭奠一下謝晉元團長,祭奠一下那一個年輕的亡靈,為他們掃一下墓,就算了卻了最後的心事,就死而無憾了。

為了實現這個願望,鄧通生開始積錢。他每天起早貪黑去翻撿垃圾箱,去撿拾塑料瓶。幾年後,省吃儉用的他積了近一萬元錢,他算算去上海夠了,他準備買點通城的

土特產甌蒸糕、麥市干子、鄂南糍粑等去祭奠團長與通城出去的戰友。但就在他做準備時,他那搭建的家被拆了,說是違章建築。最要命的是他的那些瓶瓶罐罐等全被鏟掉了,包括他藏得好好的一包錢,近一萬元,就這樣沒了,鄧通生失聲痛哭,他不是傷心家沒了,而是傷心或許這輩子不可能再積攢到這麼多錢了,去上海,去四行倉庫的願望就泡湯了。他的心死,他就此瘋了。從那天後,他時常會拿着木棍或掃把當槍,嘴里發出:“沖啊!殺啊!”“報告,鬼子上來了!”有時會扯着破嗓門高唱《中國永不亡》。

一個落日的黃昏,鄧通生爬上了一幢五樓的樓頂,似乎是要跳樓自殺,有人發現了他,樓下聚了不少看熱鬧的人。有的說是個瘋子,有的說是個抗戰老兵。

這事驚動了尋找抗戰老兵網的志願者,志願者確定他身份後,發起了募捐,並送他去了醫院。經過治療,鄧通生清醒了許多,他常常自言自語說:“我要去四行倉庫!我要去祭奠謝晉元團長!”

尋找抗戰老兵網的志願者準備幫助鄧通生完成這個心願,默默地做着準備,遺憾的是鄧通生他的身體已徹底垮了,在一個秋風蕭瑟的夜晚,靜靜地走了。

鄧通生的追悼會上,沒有放哀樂,而是放了他生前最愛唱的《中國永不亡》。

近日,有人把管虎導演的電影《八百》的海報焚燒在了鄧通生的墓前,給了他最後的告慰,可惜,他看不到了。

鄧通生是地地道道的湖北通城人。通城縣位于湖北省東南部,湘、鄂、贛三省交界處,三面環山,這地方,三十年代時,一個字:窮。

老話說“好鐵不打釘,好男不當兵”,但因為窮,不少通城的年輕仔子就去當了兵。當兵吃飯,也算是個活路。鄧通生家里兄弟姐妹四五個,吃了上頓沒下頓,迫于生計,他隨村里的年輕後生一起去當了兵。那年他才16歲,虛報了兩歲才穿上了國軍的軍裝,成了革命軍第88師524團的司號兵。

到了部隊才知道與鄉下自由散漫的生活完全不同,上峰一個命令,說到哪就到哪,沒有什麼好討價還價的。就這樣,鄧通生隨部隊走啊走,轉啊轉,最後來到了上海。

鄧通生當兵的時候,正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的時候,鄧通生大道理不懂,但小日本要來佔領自己的家園,那一千個不答應,一萬個不答應。干,與日本人干,拼了這條小命,也絕不允許日本鬼子燒殺我國的同胞。

鄧通生覺得自己這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是參與了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。在保衛戰期間他親手擊斃過小日本鬼子,也是算他命大,打得這麼激烈,他僅受了傷。那是一個炮火連天的早上,他被小日本炮彈的彈片擊中背脊,震昏了過去,但閻王爺不待見他,讓他從死人堆里爬出來,死過一回的他,就不再怕死了。大難不死的他與幸存者後來每人晉陞一級,還獲了勳章。

1949年時,部隊撤到台灣,鄧通生故土難捨,家里還有老娘要侍奉,想來想去,台灣太遙遠太陌生,當年一起出通城的差不多都死了,他不願做他鄉亡魂,就帶着背脊里的一顆子彈與那一枚

抗戰老兵鄧通生

(微型小說)

凌鼎年(中國)



去撿拾塑料瓶。幾年後,省吃儉用的他積了近一萬元錢,他算算去上海夠了,他準備買點通城的

去撿拾塑料瓶。幾年後,省吃儉用的他積了近一萬元錢,他算算去上海夠了,他準備買點通城的